

试析美欧日对华 “去风险”政策^{*}

常思纯 李清如

【内容提要】“去风险”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经济战略的“关键词”。美国、欧洲及日本将“去风险”一词转用到国际政治和地缘战略领域,原因在于认识到“脱钩”政策不符合己方利益,因而试图以“去风险”论统一对华战略认知,并根据其各自的利益诉求对“去风险”政策的目标、对象及措施作出不同的规划并推进实施。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具体举措一方面是重点强化关键矿产资源、半导体和蓄电池等战略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尖端核心技术的合作研发、争取国际标准制定权、实施出口管制与投资限制等手段,共同保护尖端核心技术。美欧日对华推进“去风险”政策不仅将在政治、经济等层面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还将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可能损害美欧日企业的利益。

【关键词】“去风险”;“脱钩”;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欧洲对华经济政策;日本对华经济政策

【作者】常思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引用】常思纯、李清如《试析美欧日对华“去风险”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3期,第21~41页。

* 感谢《当代美国评论》匿名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出于围堵、打压中国的目的,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名义推动对华“脱钩断链”。为此,美国政府不断更新对华经济制裁的政策工具,极力游说、拉拢欧洲和日本等传统盟友并向其施压,力图加强双边和三角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的磋商及联动,以加强对华施压力度。但是,不仅欧洲与日本各界对“脱钩断链”这一强硬措辞持警惕态度,美国内部也普遍认为“脱钩”并不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

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首次提出对华“去风险”(De-risking),该政策理念得到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的呼应,并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领导人峰会上被写入联合声明。如今,“去风险”一词已成为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在论及对华战略和政策时的高频用词。

那么,“去风险”一词究竟如何从一个金融专业术语演变为地缘政治热门词汇?拜登政府从对华“脱钩”转向“去风险”的表态是否意味着其决定改变对华“脱钩断链”政策?抑或仅仅是美西方在玩弄话术?美欧日对华“去风险”举措聚焦哪些领域?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揭示美欧日对华“去风险”政策的实质与影响。

一 从对华“脱钩”到“去风险”的演变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整体缩小,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上升,中美博弈日趋激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打压持续升级,不断拓展对华政策手段,并在意识到对华“脱钩”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逐渐形成了对华“去风险”政策新共识。

(一)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论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公开宣称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在贸易、科技、产业链、社会交往等领域对华“脱钩”。

拜登执政后,提出“竞争、对抗、合作”的对华战略三原则。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既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提出要通过投资美国以增强自身实力和加强

与盟友及伙伴的协作共同应对中国,并最终“竞赢”中国。^①拜登政府不仅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还进一步加大对华科技和产业链“脱钩”政策的力度,加速整合美国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在突出“人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因素的同时,加快对国际经贸规则的重塑。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政策一方面倾向于从供需两端加强直接干预,打击中国高科技发展,重点从产业链供应链上游及中游着手,在全面打压中国尖端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的构建及尖端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尤其重视美国的盟伴体系,不仅力争与欧洲及日本共同打造旨在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还积极拉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2021年9月,美国与欧盟成立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声称将协调国际贸易和技术规则的制定,在强化半导体供应链、保护并开发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开展合作。2022年7月29日,美国和日本举行首次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EPC,又称经济版“2+2”)部长级会谈,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与行动计划,致力于创建高新技术的领先优势,占领科技制高点,在半导体芯片等战略物资方面限制中国。9月,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首次部长级会议召开,该框架成员国确定将重点围绕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及公平经济等四大支柱领域展开合作。

(二) 美欧日就对华“去风险”达成初步共识

尽管“脱钩”已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的标签,但其盟友对此并未给予积极响应,而是担心“脱钩”政策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不符合各方自身利益。法国、德国等国家越来越强调欧洲“战略自主”,日本也并非盲从美国,而是更注重在大国博弈中为自身争取更有利地位,借机拓展战略空间。

然而,尽管欧日等对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表示失望和担忧,但由于受到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影响,它们越来越认同为保护“经济安全”,在加强供应链韧性及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问题上采取与美国趋同的产业政策与保护主义措施。如2020年10月通过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强调加强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对外商投资的审查管控力度。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提案,提出力争提高欧盟本土关键原材料产能,增强全球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关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202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这标志着日本在经济安全立法和相关政策方面进一步对标美国,在加强出口管制和设置技术转移壁垒等方面积极跟进美国的政策。

2023年3月30日,冯德莱恩就欧盟对华政策发表演讲,重申欧洲不谋求对华“脱钩”,并首次提出要从外交和经济两个方面对华“去风险”。她重点强调,要从增强欧盟自身的能力、充分利用欧盟现有的贸易工具箱、开发新的关键技术保护措施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的替代选项这四个方面着手,减少或消除与中国互动的“风险”。^①冯德莱恩的“去风险”论立刻引起美、日等国的密切关注。

拜登政府很快做出积极回应,接受了“去风险”这一对华政策新话术,使其迅速成为对华“去风险”战略的主要推手。2023年4月27日,沙利文发表了主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演讲,表示拜登政府支持的是对华“去风险”和供应链多元化,而不是对华“脱钩”。美国将继续用“小院高墙”手段来保护本国核心技术,精心制定和实施在半导体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关键领域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力度,并限制美国企业在涉及对“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敏感技术领域进行对外投资。^②5月,日本借主办七国集团峰会之机,首次将“经济安全”设为单独议题,七国最终一致同意为保障经济安全和增强经济韧性,在经贸领域共同推动对华“去风险”并寻求供应链多元化。^③这意味着美国、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对华“去风险”问题上的立场逐步趋近。会后,拜登重申七国集团已达成共识,无意与中国“脱钩”,但是必须

①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Union, March 3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②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③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The White House, May 20,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cue/>.

降低“风险”构建更安全、更多元的供应链,并保护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的安全。^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在不同场合为“去风险”论背书,不断强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旨在“去风险”,而非“脱钩”。

显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展,如今“去风险”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经济战略的“关键词”。

二 美欧日转向对华“去风险”的战略考量

“去风险”一词常用于金融领域,涵义是降低潜在损失的可能性或减少实际损失,保护投资者和市场免受风险因素的影响。美欧日将“去风险”一词用于国际政治与地缘战略领域,试图用低对抗性的表述,掩盖在尖端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打压中国,以达到加强对华竞争优势的目的。这反映出美西方既要对中国崛起作出强硬回应,又试图兼顾自身利益与国际形象的政策思路。具体来说,美欧日转用对华“去风险”的话语叙事有三方面的考量。

(一) “脱钩”不符合美欧日各方利益

“去风险”一词经欧洲甫一提出,就被美国迅速接受,也被日本积极跟进。究其原因在于,美欧日都意识到“脱钩”政策脱离实际,不仅难以达成既定目标,甚至可能冲击西方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损害其产业竞争力。

首先,对美国来说,“脱钩”政策的不利影响已然显现。2023年3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新对华关税评估及审查报告显示,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价格的涨幅和加征的关税几乎呈1:1的关系,^②这意味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后果最终全部转嫁到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身上。有研究认为,尽管供应链重组政策降低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进口,但中国可通过与第三国的贸易及全球价值链,继续成为美国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刊发了类似观点,

^①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5/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press-conference/>.

^② “Economic Impact of Section 232 and 301 Tariffs on U. S. Industries,”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March 15, 2023,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5405.pdf>.

^③ Laura Alfaro, Davin Chor,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 Looming ‘Great Reallocation,’” September 2023, <https://www.nber.org/papers/w31661>.

指出美国也许能够将其需求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生产线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从中国进口。从此表现来看,拜登政府的政策“既没有给美国带来韧性也没有带来安全,反而使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和不透明,甚至可能促使其盟友向中国靠拢”。^①与此同时,美国跨国公司也强烈反对象对华“脱钩”政策,认为该政策不仅导致其竞争对手借机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因投资转移成本过高及进口产品价格上涨造成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2023 年 7 月,英伟达、高通和英特尔等销售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半导体巨头的高管与布林肯、雷蒙多等官员会谈,明确反对美国政府收紧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管制。^②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也警告称,限制向中国销售芯片可能会产生反作用,要求政府停止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以缓和局面,并通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③

其次,欧日等也反对使用“脱钩”这种强硬和直接的表述。考虑到与中国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担心“脱钩”将造成明显的负面效应。中国进出口贸易体量巨大,2022 年,中国不仅是欧盟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 20.8%)和第三大产品出口地(占比 9.0%)^④,也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占比 20.27%)、最大进口来源国(占比 21.03%)和最大产品出口地(占比 19.36%)^⑤。中国还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联合国《2023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 2022 年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额比上年增长 5%,达到创纪录的 1891 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⑥2022 年,欧洲

① “Joe Biden’s China Strategy Is Not Working,” *The Economist*, August 10, 2023,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3/08/10/joe-bidens-china-strategy-is-not-working>.

② “Chip Companies, Top US Officials Discuss China Policy,” Reuters, July 17, 2023,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biden-administration-holding-meetings-with-chips-companies-source-2023-07-17/>.

③ “SIA Statement on Potential Additional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Semiconductor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July 17, 2023, <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sia-statement-on-potential-additional-government-restrictions-on-semiconductors/>.

④ “China-EU-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Statistics,” European Union, August 24, 2023,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China-EU-international_trade_in_goods_statistics.

⑤ 「報道発表 令和 4 年分(確々報)」,日本財務省、2023 年 3 月 10 日。参见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2/2022_118.pdf。

⑥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 UNCTAD, July 5, 202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3_en.pdf。

对华投资增长 92.2% 德国和英国是其中的主要投资者。^① 同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收益高达 32019 亿日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收益的 11.6%,以及其对亚洲直接投资收益的 34.7%。^② 在美欧日对华“部分脱钩”和“供应链转移”等论调日益喧嚣的 2023 年上半年,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保持了增长态势,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的投资分别增长 173.3%、135.3%、53% 及 14.2%。^③ 此外,短期内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无可取代。仅以光伏产业为例,国际能源署(IEA)基于在建产能预测,中国在全球多晶硅、硅锭和硅片产能中的占比很快将达到 95%,到 2025 年在光伏供应链的所有关键产出上,世界各国几乎都将完全依赖中国。^④ 对欧洲而言,与中国“脱钩”可能会进一步弱化欧洲的全球角色。^⑤ 对日本而言,美中经济“脱钩”将引发日中经济“脱钩”,加剧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⑥

(二) “去风险”有助于凝聚西方对华战略共识

从字义上看,“脱钩”意味着彻底决裂,而“去风险”则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避免彻底决裂,含义相对温和,更符合欧日等的共同诉求。“去风险”是非常模糊和宽泛的概念,美欧日官方都没有对其进行严格界定,这为美国联手欧日凝聚共识、打造对华“经济安全同盟”、协调对华施压措施提供了可能性。美国试图通过重构对华竞争战略的外交叙事,在姿态上降低对抗性,以争取欧日等盟友的支持。

在“去风险”旗号下,美欧日已在使用出口管制及供应链多元化等政策工具、经济领域构筑“小院高墙”,以及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等大方向上形成初步共识,并积极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此外,美欧日还在国际上炒作中国实施“经济

① 《2022 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稳定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3 年 1 月 8 日。参见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syxwfb/202301/20230103379768.shtml>。

② 「令和 4 年中対外・対内直接投資収益」,日本銀行,2023 年 4 月 10 日。参见 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br/bop_06/bpdata/dii22cy.xlsx。

③ 《2023 年上半年全国吸收外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23 年 7 月 19 日。参见 <https://fdi.mofcom.gov.cn/come-datatongji-con.html?id=15875>。

④ “Special Report on Solar PV Global Supply Chains,” IEA, July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

⑤ Vijay Prashad, “Can the European Leg of the Triad Break Free from the Atlantic Alliance?” *Tricontinental*, June 22, 2023.

⑥ 関志雄「常態化する米中対立で進むデカップリング - 懸念される日本企業への影響 -」,独立行政法人産業研究所,2023 年 5 月 16 日。参见 <https://www.rieti.go.jp/users/china-tr/jp/ssqs/230516ssqs.html>。

胁迫”渲染中国的发展对国际秩序及一些国家的战略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并抛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供应链风险”“网络安全风险”乃至“人权风险”等形形色色“中国风险”的论调以影响国际舆论。2023年5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日等合谋在联合声明中将中国列为单独议题,以“经济胁迫”影射中国,将中国污蔑为西方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并决定创设“应对经济胁迫协调平台”。^①6月9日,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发表联合宣言,对中国的举动表示“严重关切”,确认将加强国际合作以抗衡与贸易有关的“经济胁迫”和“非市场经济行为”。^②目前,欧盟已经通过了《反胁迫工具法》的法案;日本正计划在2023年底出台的经济安全应对方针中纳入应对“经济胁迫”的措施;美国国会正在积极考虑以中国为目标,制定应对“经济胁迫”的反制措施。美欧日正加速联手共同构建集体对抗“经济胁迫”的合作机制。

(三) 美欧日对“去风险”的不同规划

鉴于“去风险”概念的模糊性,美欧日得以在对华政策达成一定共识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战略利益确定不同的政策目标,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美国显然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从美国官方发表的各种声明来看,对华“去风险”的具体举措与拜登政府此前奉行的“精准脱钩”政策类似,都是明确针对中国,聚焦消除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所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综合影响力上升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因此,美国的“去风险”举措是维护其自身霸权,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的表现。通过措辞上的修饰,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胁迫等手段,威逼利诱欧日等强化阵营对抗,不断加强对华尖端技术的管控措施,维护美国科技霸权,巩固美国作为全球技术领导者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愿意放弃在中低端产业领域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以便最大程度保护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

欧洲更强调“降低风险”,其首要目的不是在经济上孤立中国,而是要从根本上增强自身的抗压和应变能力,通过增强欧洲国家的产业链安全,使自身可以抵御和防范风险。欧洲国家的“去风险”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减少对俄罗斯

^①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e”.

^② 「経済的威圧の対処へ協力 日米など、豪NZと共同宣言」、『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6月10日。

的能源依赖,甚至还有意在数据保护及数字产业等科技领域对美“去风险”。2023年9月2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由于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滥用其市场主导地位,故决定对其处以3.76亿欧元的罚款。^①此外,欧盟强调,不仅要在经济层面对华“去风险”,也要在外交层面通过与中国就气候变化应对、环境保护、传染病防范等全球性问题加强沟通来降低对华关系中的“风险”。目前来看,欧洲在对华“去风险”方面的政策进展比美国缓慢,其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欧洲国家缺乏足够的财力鼓励企业从中国转移资产。而且,在半导体等关键产品及关键原材料等方面,欧洲也不具备与美国同等的可打造“自给自足”供应链的能力。^②

日本的立场则介于美欧之间。尽管日本难以完全脱离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但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其追随美国的主动性增强。在经济安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主动对标美国,积极跟进美国的各种对华限制措施,致力于提升自身在美国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目前,日本在加强半导体和稀土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加强对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重要设备引进及维护的事先审查、保护机密信息与数据安全、加强尖端和重要技术研发、强化投资审查和出口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断更新措施。同时,日本也借机在芯片制造等方面争取美国的技术支持。例如,日本企业Rapidus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从后者获得可用于2纳米制程芯片制造技术的授权,并在人才培养和确保销售渠道畅通等方面与该公司建立优势互补机制。^③此外,日本还与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生物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争取共同发挥技术竞争优势。

三 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主要举措

美欧日主要从两个方面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一方面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机制完善自身能力,争取突破自身瓶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依

① “Antitrust: Commission Re-imposes €376.36 Million Fine on Intel for Anticompetitive Practices in the Market for Computer Chips,”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22,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4570.

② Agathe Demarais, “Why Europe Will Struggle to ‘De-risk’ from China,”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9,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9/europe-eu-china-derisking-decoupling-economy-sanctions-trade-investment-taiwan-geopolitics/>.

③ 「ラピダス・IBM、半導体販売でも協力」、『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1月6日。

赖;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并强化“经济安全”工具箱,掌控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技术,制约中国科技发展。

(一) 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在供应链方面,美欧日重点强化关键矿产资源、半导体和蓄电池等战略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力争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美欧日在经济安全政策上实现了相互对标及联动,相继推出巨额补贴计划,鼓励关键矿产资源及战略物资制造业回归本国,以打造不依赖中国的“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为加强在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制衡中国,于2022年8月正式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投入390亿美元补贴芯片企业在美建厂,并提供25%的投资税收抵免优惠政策。^①2023年9月2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芯片与科学法》的实施细则,确定最终“护栏”规则,将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物资,规定获得美国政府补贴的所有实体从获得补贴之日起10年内,不能在中国等“受关注国家”进行先进制程产能扩大5%以上或成熟制程产能扩大10%以上的投资,并限制与“受关注”外国实体进行联合研发或技术转移授权。^②日本则在2021财年及2022财年补充预算中分别列入7740亿日元和1.3万亿日元,用于吸引国内外半导体企业在日投资。^③2023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明确提出,到2030年计划使日本国产半导体行业的销售额增加2倍至15万亿日元。^④2023年4月,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就《欧洲芯片法案》达成协议,确定在2030年前提供总额超过430亿欧元的产业补贴,用于鼓励本地芯片产业的发展。^⑤美欧日三

①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The White House, August 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

②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Final National Security Guardrails for CHIPS for America Incentives Program,”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ptember 22,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9/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final-national-security>.

③ 「半導体国産化、支援広範に」、『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2月7日。

④ 「半導体・デジタル産業戦略」、日本経済産業省、2023年6月6日。参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3/06/20230606003/20230606003-1.pdf>。

⑤ “European Chips Act,” European Union, April 18, 2023,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trategy-and-polic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european-chips-act_en.

方通过推动对半导体产业的协调与合作,努力构建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稳定的半导体供应链。

二是美国继续积极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推动“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试图构建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球供应链格局。^①在关键矿产资源领域,美欧日等一方面努力加强在勘探、采购、加工及回收再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例如,2023年3月28日,美日达成《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协议》,将对生产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锂、钴、锰、镍和石墨等关键矿产互免出口关税,承诺不对上述矿产实施双边出口限制。4月16日,七国集团在气候和能源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将加强从废旧电子产品中回收利用稀有金属的合作,以应对关键矿产的供应短缺。6月8日,美英共同发布《大西洋宣言》,将就英国关键矿产资源对美国出口享受关税优惠问题开启谈判进程。9月初,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访问英国,两国同意将在非洲合作开发矿产,以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供应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美欧日还计划重点加强对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争取建立除中国之外更多的矿产资源供应基地。2023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能源转型为名,达成“清洁能源经济行动计划”,配合此前达成的“关键矿产安全五点计划”,承诺向各种关键矿产项目提供13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计划联合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尽快建立新的技术援助框架,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矿产资源勘探、开采及加工能力。^②

在尖端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一方面积极联合盟友打造发达经济体间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机制,另一方面极力推进半导体供应链的多元化发展,包括推动组建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四方联盟”,在半导体技术研发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在对华半导体技术及设备出口限制方面加强沟通,积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半导体供应链;向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提供半导

① 林子涵《美国逆流而动破坏关键矿产供应链》,《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6月3日。

② 「G7クリーン・エネルギー経済行動計画」、日本外務省、2023年5月20日,参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06797.pdf> 「重要鉱物セキュリティのための5ポイントプラン」、日本経済産業省、2023年4月17日,参见 <https://www.meti.go.jp/information/g7hirosima/energy/pdf/Annex-12.pdf>。

体产业的投资开发援助 推动相关国家成为未来美日等国将半导体供应链从中国转出后的主要承接方。目前,在美国的施压下,荷兰与日本已先后出台配合美国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的措施。2023 年 3 月 8 日和 6 月 30 日,荷兰政府先后颁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定,限制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和深紫外光刻机(DUV)等设备的出口,该规定于同年 9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日本政府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宣布,将用于清洗、成膜、热处理、曝光、蚀刻、检测等的 6 大类 23 种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列入出口管制范围,于同年 7 月 23 日起正式施行。此外,5 月 27 日,“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达成全球首个多边供应链协议,旨在共同确保半导体芯片、关键矿产及药品等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以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为此,美日等国将共同设立供应链理事会、供应链危机响应网络、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三个机构,以共享产品库存信息,增加内部采购,就潜在的供应中断风险发出预警并提供相互支持。^①7 月 4 日,日本与欧盟签署旨在加强半导体领域合作的备忘录,双方确认将创建半导体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早期预警机制。^②

此外,美欧日还强调要重视包括手机终端及云服务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进一步在通信基础设施供应链上排除中国的通信设备。同时,美欧日越来越重视供应链中的“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因素,试图以“保障人权”和“遵循环保标准”等借口排除供应链中的中国产品。

(二) 在发展及保护尖端核心技术领域的合作

在尖端核心技术领域,美欧日重点加强技术研发合作,并以“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为名,阻断中国获得重要尖端技术的渠道。

一是加强对重要尖端技术的投资与研发合作。2023 年 5 月,美日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共同确认将深化新兴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在量子计算和半导体领域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的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与日本的东京电子(TEL)两家企业将在今后 5 年投入 6000 万美元,携手美日 11 所高校,

^①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Publishes Text of Landmark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IPEF) Supply Chain Agreement,”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eptember 7, 2023,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9/us-department-commerce-publishes-text-landmark-indo-pacific-economic>.

^② 「日・EU、半導体連携強化へ 覚書、供給網で警戒メカニズム」、『朝日新聞』、2023 年 7 月 5 日。

联合培养尖端半导体研发人才;美国科技巨头 IBM 和谷歌承诺提供 1.5 亿美元,支持美国芝加哥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从事量子计算研究;美国英特尔公司与日本理化研究所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将加强双方在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量子计算机等下一代计算领域的联合研究。^① 随后不久,雷蒙多与西村康稔举行会谈,确认美日双方将加强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及量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并共同制定合作开发新一代半导体的时间表。^② 此外,美日印澳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上,决定成立“四方投资者网络”(QUIN),下设 5 个专家工作组,促进对清洁能源、半导体、关键矿产资源及量子计算等战略技术的投资与研发。^③

二是争夺尖端核心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美欧日在积极参与标准化流程、制定新兴技术规则和升级技术标准方面加强合作,争取主导关键和新兴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并试图利用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体系将中国产品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例如,为了对冲中国在 5G 技术、产品及服务上的优势,美日等国正大力推进可替代华为设备、基于开放标准接口的开放无线接入网(Open-RAN)的国际标准,以减少对中国产品与服务的依赖。此外,美日还加强合作,积极制定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即 6G 技术的相关规则,争取主导 6G 技术的全球标准。

三是为防止尖端核心技术外流,美国联合欧日以防止先进技术用作军事用途为由,共享相关信息和经验,并通过实施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限制中国在关键领域接触和获取先进技术。例如,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确认各国将重点在微电子、网络监控系统等尖端核心技术出口管制方面加强合作,并强调将采取措施应对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风险。6 月 20 日,欧盟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文件,提出推进“去风险”政策的构想,包括建议欧盟成员国共同审查对外投资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并在此基础上于 2023 年底前提出相关倡议。^④ 8 月 9 日,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主体在半导体及

① 「日米、半導体・量子分野に290億円」、『日本経済新聞』、2023年5月22日。

② 「日米、半導体開発へ行程表」、『東京新聞』、2023年5月28日。

③ 「日米豪印首脳会合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23年5月20日。参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06953.pdf>。

④ “An EU Approach to Enhance Economic Security,”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0,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3358。

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并要求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更广泛地通报在上述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情况。^①今后,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与欧日等盟友在对外投资审查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协调,游说欧日对标美国的政策举措,出台限制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投资的新政策,将其构筑的“小院高墙”做法从贸易领域延伸至全球投资领域。

四 美欧日对华“去风险”政策的影响

“去风险”政策是欧洲在寻求“战略自主”的过程中,为应对美国施压而提出的一种替代性方案。而美国出于拉拢盟友、粉饰分歧的目的,积极接受了这一提法。日本则在实际行动上积极配合和追随,借助“经济安全”等议题,对中国大打“经济牌”。无论美欧日“去风险”进展是否顺利,其将中国视为目标、强化对华制衡的做法,不仅将在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还将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给美欧日等国企业造成很大损失。

(一) 使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面临风险

无论如何修饰措辞,对华“去风险”政策都难掩美国拉拢盟友打压、遏制中国的真实意图,其本质是要在尖端科技与高端制造领域“去中国化”。此举将对中国的科技创新、产业链升级、吸引高质量外商投资等方面产生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可能将扩大至地缘政治层面。

首先,在“去风险”和应对“经济胁迫”的大旗下,美欧日在尖端科技领域加大了与中国“脱钩”的力度。美欧日在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排除中国的影响,有可能导致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短期内承压明显,在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突破供应链卡点、断点等方面面临更大阻力。例如,尖端半导体作为超级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必不可少的部件,其生产线建设是中国着力突破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美国从半导体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相关技术设备到专业人才流

^① “Executive Order on Addressing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s in Certain National Security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in Countries of Concer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3/08/09/executive-order-on-addressing-united-states-investments-in-certain-national-security-technologies-and-products-in-countries-of-concern/>.

动等领域对中国进行全流程限制,并强压日本和荷兰共同参与限制对中国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的做法,其目的不仅是要使中国难以获得制造设备、关键技术和材料,更是企图将中国半导体发展固化在成熟工艺制程范围内,阻滞中国在芯片先进制程上取得突破,借此拉大中国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进而使中国在以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失去技术优势。

其次,中国在市场规模、生产能力、技术转化及核心资源等方面的绝对优势面临挑战,跨国企业对华投资预期受到影响。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配套体系、技术转化能力和重要物资的稳定供应是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优势所在,在这些优势因素下形成的强大利益纽带,将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美西方对华“去风险”策略对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形成一定的挑战。一方面,美日等国通过国际舆论将中国塑造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因素”,持续压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魅力;另一方面,美日在供应链安全合作中突出东盟、印度等新兴市场的重要性,持续加大对新兴市场的战略投入,寻求中国市场的替代方案,削弱中国市场的吸引力。虽然短期内很难出现能够复制乃至完全取代中国的供给中心和需求市场,但在美日等国政府不断强势介入下,企业对政府的政策更加敏感和依赖,接受政府引导的趋势更明显。以日本为例,受政府对华态度日趋强硬的影响,部分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财团在扩大对华投资、推动项目落地方面的顾虑增加,甚至放弃对华合作项目。同时,基于对政府在高科技领域持续强化对华施压的预期,一些企业担心对华出口限制会从尖端技术领域向成熟技术领域扩展,因此在部分目前暂未受影响的通用、成熟技术和产品方面,企业对华投资的顾虑也在不断上升。

最后,在“去风险”舆论的推动下,美国在经济领域制衡中国的态势有可能进一步延伸到地缘政治领域。美日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技术方面的深度合作,突出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借机强化美日介入台海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目前,台积电(TSMC)已分别获得美日两国政府的补贴,并在申请德国和欧盟的补贴,计划投入巨额资金在美日等国新建半导体生产工厂,助力美日等国提升半导体的本土产能。

(二) 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加剧全球经济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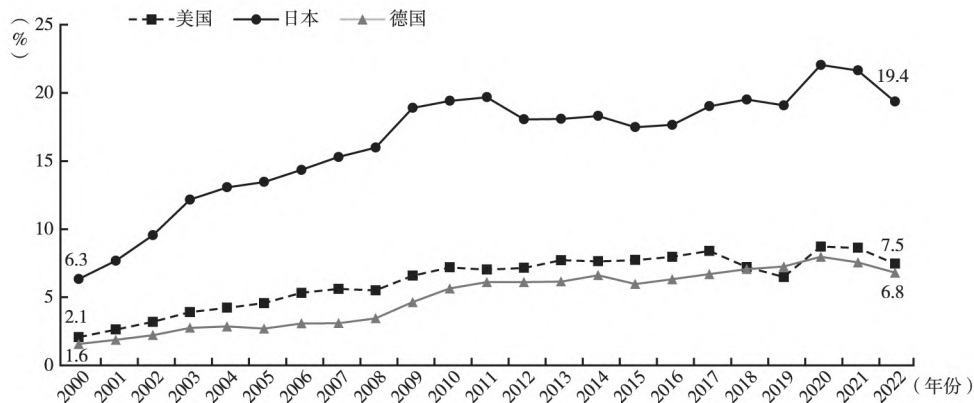
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变化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成为支撑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源动力。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市场的成长不仅为全球跨国

企业带来丰厚收益,也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对华贸易额可见,2000—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从161.8亿美元增长至1538.4亿美元,进口额从1000.1亿美元增长至5756.9亿美元;日本对华出口额从303.8亿美元增长至1445.4亿美元,进口额从551.1亿美元增长至1888.6亿美元;德国对华出口额从86.1亿美元增长至1133.8亿美元,进口额从168.8亿美元增长至2047.7亿美元。^①这一方面体现了美日德对华贸易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全球价值链由各环节产生的增加值组成,分属于参与价值链的各个国家。在美日德对华出口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后销往中国国内市场或其他国家市场,虽然表现为对华贸易,但仅有一部分增加值是在中国本土创造并归属于中国企业,其余部分则归属于参与这一产品价值链各环节的各国企业,其中美欧日的跨国企业占很大份额。而在美日德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在华外资企业制造,或是采用外资企业提供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这一部分的增加值也应归属于外资企业。因此,美欧日对华贸易的扩大实际是全球价值链深化的表现,带动了价值链上各环节的增值,并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国企业均获得了收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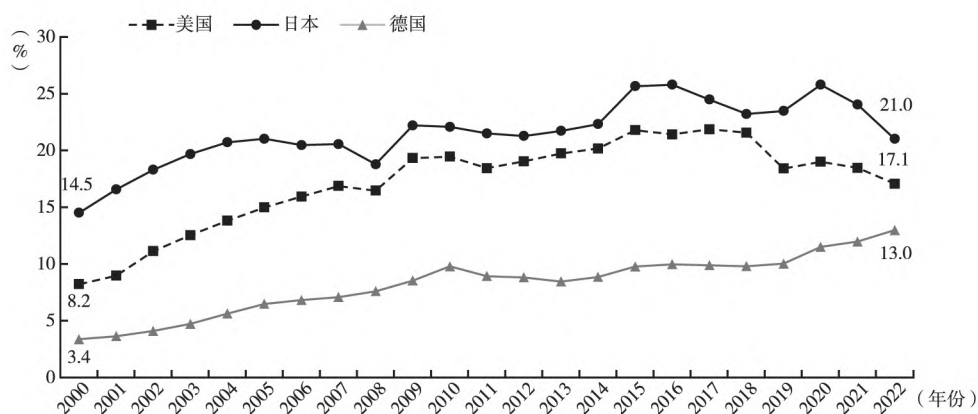
从贸易比重看(详情如图1所示),日本对华贸易比重上升趋势最为明显。2000—2022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从6.3%上升至19.4%,进口比重从14.5%上升至21%。2020年,日本对华出口比重和进口比重分别高达22%和25.8%,这反映出中国市场对于日本贸易和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期,美国对华出口比重从2.1%上升至7.5%,进口比重从8.2%上升至17.1%;德国对华出口比重从1.6%上升至6.8%,进口比重从3.4%上升至13.0%。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及美国对华“脱钩”政策的影响,2022年美日对华进出口比重普遍有所下降,但中国在美日德对外贸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重要作用的背景下,美欧日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企图人为切断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密切联系,其最终结果将使得以市场、成本、效率为重的各国产业链布局转向以安全、稳定和政治为重。产业链本土化与区域化的结果反而可能造成全球供应链出现断链风险。可以说,强行推动“去中国化”最终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经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参见 <https://comtradeplus.un.org/TradeFlow>。

济 还有国际贸易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将导致世界经济的碎片化 使各国面临更大范围的“脱钩断链”风险。



(1) 美日德对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



(2) 美日德对华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

图1 2000—2022年美日德对华进出口贸易额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此外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中美经贸关系不仅是双边问题 还涉及诸多第三方因素。美国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将增加诸多第三方受牵连的风险 加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及跨国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例如 美国通过“实体清单”直接限制对中国部分实体的尖端科技产品出口 这不仅影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还会波及第三方国家的对华经贸关系 包括美国制造的相关零部件产品对华出口也将因美国的限制措施受到影响。中国是很多国家的最大

贸易伙伴 美国拉帮结派的做法可能导致世界各国及企业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 在全球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对抗与分化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这将严重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 甚至使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已发出警告 在美国出台《芯片与科学法》等因素的影响下 资金正在流入“地缘政治上相互靠近的国家” 而“友岸外包”的兴起则可能对欠发达市场造成的伤害最大 各国政策变化引发的地缘经济碎片化从长期看将导致全球总产出下降。此外 在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即使从地缘政治利益一致的国家增加采购 由于有明显的本土偏好 最终也会导致供应链多元化的减少 造成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大 进而给全球经济复苏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① 在加强技术管制的背景下 全球贸易量减少、资源配置不当及跨境知识扩散受阻等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增长 给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

(三) 导致美欧日企业付出高昂代价

在美欧日对华“去风险”的半导体等重点领域 各国产业链的结合本已非常紧密。对半导体产业链的管控措施不仅将切断美国半导体企业与其最大的市场即中国之间的联系 也会因次级制裁牵连欧日等国企业 导致企业投资收益减少、研发能力下降。如此一来 不仅会削弱美欧日半导体企业的竞争力 还会严重破坏半导体全球产业链的稳定。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的统计数据显示 自 2020 年以来 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半导体设备的第一大销售市场。2022 年 中国大陆市场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达 283 亿美元 占全球销售额的 26.3%。^② 可以说 中国市场影响着全球半导体设备巨头的利润。对中国半导体设备出口最多的国家是日本、美国和荷兰 相关国家的企业也承受着主要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如图 2 所示 2021 年 在日本半导体设备 305 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 有 118 亿美元是对中国的出口 占比为 38.7%；美国和荷兰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出口额为 68 亿美元

^①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IMF, April 11, 2023,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3/April/English/text.ashx>.

^② “Global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Billings Reach Industry Record \$107.6 Billion in 2022,” SEMI Reports, SEMI, April 12, 2023, <https://www.semi.org/en/news-media-press-releases/semi-press-releases/global-semiconductor-equipment-billings-reach-industry-record-%24107.6-billion-in-2022-semi-reports>.

和 25 亿美元,分别占其半导体设备出口总额的 26% 和 12.5%。在日本对中国限制出口的 23 种半导体制造设备中,全球半导体巨头东京电子 2022 年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 23%;全球主要半导体单片清洗设备生产商斯库林集团(SCREEN Holdings)在中国销售额的占比也达到了 20%。^①一旦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造成半导体设备对中国出口减少,相关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将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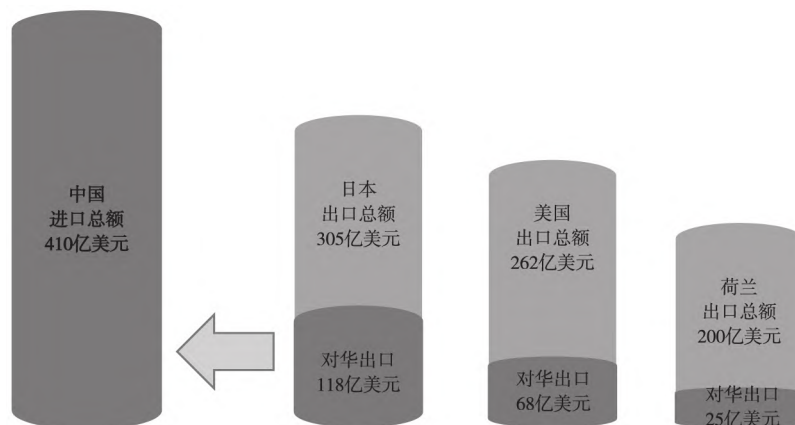


图 2 2021 年美日荷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新闻』,2023 年 4 月 2 日。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预测,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的影响,包括美欧日企业在内的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 2023 财年的投资额将同比下降 16%,这将是自 2019 财年以来时隔 4 年的首次下降,也是自 2013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美国泛林集团(Lam Research) 2023 年的销售额预计将减少 20 亿至 25 亿美元,东京电子在中国的营业收入将比 2022 年同期减少约 5%。^②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于 2023 年 6 月发布预测报告,认为 2023 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将出现自 2019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较 2022 年减少 10.3%。^③

① 石阪友貴「中国向け半導体輸出規制が日本に『無風』のナゼ」、東洋経済、2023 年 6 月 12 日。参见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678203?page=2>。

② 「世界の半導体装置減速」、『日本经济新闻』,2023 年 2 月 18 日「半導体投資、4 年ぶり減誘致競争で過剰懸念」、『日本经济新闻』,2023 年 8 月 21 日。

③ 数据来源于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网站。参见 <https://www.wsts.org/76/Recent-News-Release>。

由此可见,受美欧日等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管控措施的影响,半导体、信息技术等相关企业的业绩将由于出口市场受限而面临盈利下滑风险,进而将危及其在新一代技术研发上的持续投入,并对其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对日本而言,在经历美国对其半导体产业的强力打压之后,日本在半导体制成品领域的市场份额已明显减少,被中韩等国大幅反超。目前,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优势领域主要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日本政府此次主动配合美国,出台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措施,置占比近四成的中国市场于不顾,实际上是一种“自残”行为,必将带来反噬效应。日本财务省公布的贸易统计结果显示,2023年7月,在日本正式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措施之后,其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对中国的出口额下降了20.6%。^①

此外,在供应链震荡风险加剧和世界经济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许多跨国公司开始采取把中国业务与美国业务分隔的方式来规避风险。例如,2023年6月6日,全球大型科技投资公司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宣布,计划将其全球业务拆分成中国、欧美、印度与东南亚等三个完全独立的实体。^②究其原因就是担忧美国限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将会影响其全球资金运作。无独有偶,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报告也显示,日本企业正在着力构建两套产业链,分别面向美国及其盟友,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③

结 语

美国“去风险”政策的目的是遏制打压中国的核心竞争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其之所以用“去风险”替代“脱钩”,很大程度上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作出的一种妥协。拜登政府深知,仅靠美国自身无法真正实现对中国的“去风险”,因此加强对盟友的政策“捆绑”就成为必然的选择。2023年9月13日,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实力与目

① 「報道発表 令和5年8月分貿易統計(速報)」、日本財務省、2023年9月20日。参见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3/202308c.xml>。

② “US Venture Capital Giant Sequoia to Split off China Business,” *Financial Times*, June 7,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9467a0f9-7618-490e-aa80-cc5881ba3ecf>。

③ 「日本企業の中国ビジネスに起きている変化」、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023年9月11日。参见 <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special/2023/0901/73f30c7c9c2b0ca4.html>。

标》的演讲,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强化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尽管布林肯在演讲中没有提及“去风险”,但他表示,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正努力在关键技术及在这些技术所需的关键材料方面建立有韧性的供应链,美国将与盟伴一起,强化政策工具反击中国的“经济胁迫”。^①9月19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美国将“动员强大的联盟体系及多样的伙伴关系”来应对“共同的挑战”,明确表示将寻求对中国“去风险”,但不是“脱钩”。^②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去风险”的大旗下,将继续加强与欧日等盟友的协调,同时极力拉拢“全球南方”国家,竭力编织其遏华关系网。

美西方对华“去风险”政策固然会对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各种负面影响,但也应看到,出于避免过度依赖中国而推行的“去风险”战略也会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减少对美欧日的依赖。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都意味着美西方将主动放弃或被动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且,他们还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及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去风险”还将减少美国对中国施压的筹码和牵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当充分利用美西方的“去风险”政策,加快自我完善,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并创造发展新机遇。

【责任编辑:张超】

①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Remarks to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New Er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3,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remarks-to-the-johns-hopkins-school-of-advanced-international-studies-sais-the-power-and-purpose-of-american-diplomacy-in-a-new-era/>.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Before the 7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New York, NY,”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19,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9/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before-the-78th-session-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crucial for interpreting U. S. economic policies vis-à-vis China and reasonably analyzing and predicting the direction of China-U. 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Keywords] China-U. 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U. S. Economic Policy; Economic Security;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Biden Administration

An Evaluation of U. S. , Europe , and Japan ’ s “De-risk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CHANG Sichun , LI Qingru

[Abstract] “De-risking” has emerged as a key term in the U. S. -led Western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 Europe and Japan have extended the use of “de-risking” into the realm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because they now realize that a policy of “decoupling” does not align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Consequently , they attempt to unify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e-risking” as a framework to shape thei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 while devising distinct plans and implementing measures of “de-risking”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policy goals , targets , and needs. The specific measures taken by the U. S. , Europe , and Japan in their “de-risk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are mainly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 they focus on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supply chains for critical mineral resources and strategic material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and batteries , with the aim of creating reliable supply chains that reduce dependence o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 they collectively restrict China ’ s access to critical advanced technologies by bolstering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 seeking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 and implementing export controls and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The advancement

of U. S. , Europe , and Japan ’ s “de-risk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is poised to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not only on China ’ 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but also on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 potentially harm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U. S , Europe and Japan ’ s businesses.

[Keywords] “De-risking”; “Decoupling”; U.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Japan ’ 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s “New National System ” for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WANG Ping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 the U. S. government has been a stalwart supporter of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 especially since the World War II , when it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 for defens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became a lead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nology worldwide. However , sinc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 a consensus has been forming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that , in comparison to terrorism , competition from nations such as China and Russia poses a more serious threat to America ’ s national security , especially in emerging technology domains. Yet , the U. S. government ’ s leadership in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en noticeably lacked. Since taking office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aim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 , which is viewed as a critical pillar of it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strategy. To this end , it has not only strengthene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defen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has also provided robust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optimizing

• 128 •